

恩旋天地

思 旋

又到莘莘學子回校的大日子，學生書寫最多的應該是自己的名字吧。孩子尋根，可以從名字開始。「姓名」是一個人的文字代表符號，《說文解字》中「姓」解作：「人所生也。古之神聖母，感天而生子，古稱天子。從女從生，生亦聲。」《春秋傳》曰：「天子因生以賜姓。」而且研究姓名是一門專業科目人名學（Anthroponomy），對於語言學研究貢獻良多，對於研究民族、文化承傳也極具意義。

名字也許隨著時代的流行、風潮而改變，某個名字會在某段時期受到歡迎，可能是因為聽起來悅耳，或是因名人之名的緣故。如多元文化種族的西方國家，可以從對方的名字判斷對方的原籍，如大姓Scott，不用說十之八九其祖先是來自蘇格蘭（Scotland）。這種嫡傳系譜的根深蒂固，與中國社會的姓名重要性不謀而合，傳統家族有族譜，用作記載家族血統和歷史，族譜可說是一個族群的史記。自古以來，中國人無論是富家門第，還是百姓，對取名均十分看重，取名往往有其含意。

姓名是父母或長輩對新生命的第一個祝福，有的寄予厚望；有的滿懷理想；有的享盡榮華；有的充滿感恩。姓名也是別人對你的第一個印象，每個姓氏與人名名的背後，或許都有一個值得細味的故事。從古到今，那些為社會帶來卓越貢獻的人才，無不對自己的姓名格外注重。城中一位青年才俊小時跟家人從內地移居香港，奮發圖強，白手興家，他為了紀念幫其改名的長輩，名片上的姓名也沿用簡體字，毋忘初衷。懂得感恩長輩養育之恩，尊重自己的根，這種生於斯的氣魄讓人敬佩萬分！

從名字開始尋根

隨想國

興 國

走在街頭，耳邊忽然傳來自己熟悉的歌曲聲音，雖然配樂和唱聲並不特別好，但你会在心中升起一陣喜悅感嗎？

我曾經在北角碼頭附近，聽過有人吹笛子；我曾經在灣仔的天橋上，聽過有人拉二胡；我曾不熟練的廣東歌。我都曾駐足一陣來傾聽。街頭演唱，最讓我驚艷的，卻是在視頻上聽到和聽到的一位五十歲、穿著打扮非常紳士的人，在歐洲下着雨的冬日街頭，唱出《You Raise Me Up》和《Ave Maria》。後來我才知道，這個叫Mark的男士，在快滿六十歲的時候，參加荷蘭的才藝競賽，擊敗所有年輕的對手奪得冠軍。他的街頭表演，拍得很溫馨，從那些駐足街頭的聽眾畫面中，我還看到剛剛登上世界網球第二位的梅利的母親。

街頭音樂

不過，街頭音樂的樂器都很簡單，都是可以隨身攜帶的。所以，當你看到一部鋼琴出現在街頭上，你會驚訝嗎？如果鋼琴還不止一部，而是八部、十六部，而且那些鋼琴還有特別的色彩，你會驚訝得張開口，合不起來嗎？

有個英國藝術家 Luke Jorran，從二零零八年起，遊走世界近五十個城市，推廣他的公益街頭藝術活動，已經吸引了八百萬人共襄盛舉。如今，街頭鋼琴的活動，已經抵達我們香港這座國際城市。或者你已經在元創方的廣場看過鋼琴加舞蹈，再加澳洲土著樂器的表演，或者你已經在佐敦的寶靈街街市看過了多人的鋼琴演奏，如果你錯過了這些，不要緊，因為這次街頭鋼琴盛會，將會到十二月才結束。所以，出門逛街時，留意附近的公園，留意有沒有特別的鋼琴出現在街頭，就可以參與一場場令人感動的音樂盛宴了。

替身

琴台聚

胡野秋

我突然想寫本長篇小說，主人公是我自己。在小說裡，我死了。於是，我看見各種各樣的人參加我的追悼會。

天哪！他們給我封了許多稱號，給我作了全方位、立體化的評價。他們說我文品不錯，人品更是高，連跟我不太熟的人也在說我的逸事。在那個追悼會上，我幾乎成了聖人，已經可以和孔子相媲美了。

於是，我的生命便在人們的讚美和嘆息聲中隨意地演繹着。而那個真我，倒成了道道地地的替身。當然這是小說情節，當不得真。

遺憾的是，生活中卻不時見到類似的事情。如果不是那些主人公與我素不相識，我真的還會以為他們剽竊了我的創意，侵犯了我的知識產權。

比如，前幾年聽說某君身患絕症，不久人世，但仍寫信給領導表示要與病魔鬥爭，要用有限時間把科研成果轉換成產品，為社會作最後的貢獻。嗅覺靈敏的新聞記者聞訊，群起而訪之，一時報紙、雜誌、電視都充斥着該位老兄的形象，他的事跡被發表了，他的「科研成果」順利被一家企業轉換了，連他當年的書信和各種所謂「日記」，都堂堂地登上了各種報紙的版面。媒體在刊登他的文字時，心約而同地加一句「這是不久於人世的青年發明家的心跡。」於是，人們便肅然起敬，倒也不十分追究文字的平庸，真不容易。後來他的日記被印成書，賣得相當之好。

但六七年過去了，這位仁兄活得愈來愈滋潤，而且在各級領導的關懷下，堂而皇之地調進了一家很多人都難以擠進的清閑單位，還謀了個小頭頭。前些日子在一個會上見到他，

我曾經在北角碼頭附近，聽過有人吹笛子；我曾經在灣仔的天橋上，聽過有人拉二胡；我曾不熟練的廣東歌。我都曾駐足一陣來傾聽。街頭演唱，最讓我驚艷的，卻是在視頻上聽到和聽到的一位五十歲、穿著打扮非常紳士的人，在歐洲下着雨的冬日街頭，唱出《You Raise Me Up》和《Ave Maria》。後來我才知道，這個叫Mark的男士，在快滿六十歲的時候，參加荷蘭的才藝競賽，擊敗所有年輕的對手奪得冠軍。他的街頭表演，拍得很溫馨，從那些駐足街頭的聽眾畫面中，我還看到剛剛登上世界網球第二位的梅利的母親。

不過，街頭音樂的樂器都很簡單，都是可以隨身攜帶的。所以，當你看到一部鋼琴出現在街頭上，你會驚訝嗎？如果鋼琴還不止一部，而是八部、十六部，而且那些鋼琴還有特別的色彩，你會驚訝得張開口，合不起來嗎？

有個英國藝術家 Luke Jorran，從二零零八年起，遊走世界近五十個城市，推廣他的公益街頭藝術活動，已經吸引了八百萬人共襄盛舉。如今，街頭鋼琴的活動，已經抵達我們香港這座國際城市。或者你已經在元創方的廣場看過鋼琴加舞蹈，再加澳洲土著樂器的表演，或者你已經在佐敦的寶靈街街市看過了多人的鋼琴演奏，如果你錯過了這些，不要緊，因為這次街頭鋼琴盛會，將會到十二月才結束。所以，出門逛街時，留意附近的公園，留意有沒有特別的鋼琴出現在街頭，就可以參與一場場令人感動的音樂盛宴了。

知青需要補償嗎？

不久前，一則關於知青補償的帖子在微信圈中盛傳。開始傳時，以為是愚人節玩笑；後來再傳，多數人便將信將疑了。我也琢磨，知青到底需不需要國家補償？

北京五六十歲的中老年人，多數都當過知青。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，整整一代人！當年他們被敲鑼打鼓地送下鄉，在離開城市那一刻，就注定了擁有一個苦難的開始，和倍加坎坷的一生。細想開去，認為「補償」一說，還是有些道理的。

人的命運，往往是起步時就決定了。十六、七歲正該讀書的年齡，被送到蠻荒之地幹重體力活兒，接受「再教育」。八年、十年之後回到城市，很多人成為字都寫不好的「半文盲」。因為沒有任何謀生技能，只能做最簡單的勞動。知青返城後的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在北京看倉庫、看廁所、當裝卸工的，基本都是知青。九十年代，知青最先成為下崗大軍的一員。那些年和兵團知青聚會，聊天內容都是內退和下崗。

我認識的哈爾濱知青，有的回城找不着工作，就靠幫人拉小套為生，一次一毛錢；有的當街頭畫家；有的去韓國打工。底層的掙扎，過早摧殘了他們的健康。我在連隊的哈爾濱知青，已經因病去世了幾個，都是四十多歲時走的。每送走一個知青，大家就難受好長時間。

在北大荒時，我在的連隊有四百多位知青，剛去時熱熱鬧鬧，充滿青春朝氣，離開連隊時，幾

乎人人一身病。五月北大荒的清晨，春寒料峭，稻田上結着一層薄冰。女生們一個個捲起褲腿，光着腳跳下稻田去水整地。復員兵出身的連長，帶頭向下跳。女生們的腿上裂着血口子，站在冰涼的泥水中，一站就是一天。有的來了例假照樣下水。後來很多女生得上了風濕和婦女病，有的不到五十歲就坐上了輪椅。

那時很多知青為了表現進步，用近於自虐的方式拚命幹活兒，我就是這樣，發着燒依然要下地。有個身單力薄的上海女生，本來有氣管炎，可堅持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氣中，邊咳嗽邊揮着大鏟刨土方，後來成了慢性氣管炎，回城後患上癌症。下鄉四年後頭一次回北京探親，見火車上很多女知青，不到二十歲就頭髮枯黃，滿臉皺紋，像是老太太。

當年北大荒常有森林草原火災，一起火就號召知青去救，每人發一盒火柴，一條毛巾。知青沒有打火的經驗，就憑着「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」的精神，排隊衝向熊熊大火，不少知青被燒傷，有的甚至被燒死。七十年代，在打火中犧牲的一位天津知青，成為北大荒知青心中的英雄和榜樣。一次，我也在夜晚跟着大家跑步行軍去救火，很興奮，想英勇表現一番，可惜跑到一半路，就被通知說火滅了，只得返回連隊。若真參加了，難說沒有傷殘和犧牲。有位在打火中被燒傷毀容的東北兵團女知青，回城後既找不到工作，也成不了家，沒有任何人為她的傷殘負責，

更別提算工傷和補償了，雖然她堅強樂觀，但一輩子就那麼完了。

也有的知青，永遠留在了北大荒。連隊有位機務排的北京知青，一次加夜班脫稻穀時，因為太疲勞被捲進皮帶裡，後來截了肢，不久就感染去世了。還有一位北京知青，在北大荒呆到第十個年頭時，得了肝炎，女朋友吹了，返城無望。他失意之極，一天清晨趁別人都出工時，用一根麻繩結束了生命。前不久回北大荒去看過他的墳，已被野草吞沒了。

心理創傷，是很多知青揮之不去的陰影。無論兵團還是插隊，多數知青都生活在貧乏、壓抑的精神生活中。出身不好、說話不當、看書，都會成為被批鬥的理由。繁重的體力勞動之餘，精神生活就是開批判會，讀八股報紙。連裡有位上海知青因為愛提意見被批鬥，後來得了精神病，每天都重複同樣幾句話，喪失了勞動能力。從造反派小將到底層大田工，她受不了那個落差。

東北有個知青精神病院，專門收治在北大荒得了精神病的知青，其中不少是北京知青。他們沒有扛過困苦的日子，生命之舟永遠擱淺了。當別的知青返城重新開始時，他們卻成了神志不清的病人。剛五六十歲，就永遠脫離了社會。看着那些呆滯的眼神，衰老的身軀，很難想到四十年前他們的朝氣蓬勃。

有時我想，假如不下鄉，知青一代人的命運，或者會完全不一樣。他們會和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同齡人一樣，完整地上完中學，受完高等教育，然後按部就班地就業，結婚生子。有足夠的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兒，甚至做出一番事業。在青春年少之時，能從容挑選自己的另一半，組成和諧

的小家庭。在尚年富力強時，就有了成年的兒女，甚至有了第三代。年老之時，做完了一生該做的事，因充分享受了生命而心無遺憾。

可惜，因為是知青，生命中就出現了斷裂，還沒年輕過，就老了。一個人浪費了生命，可能算不了什麼，一代人浪費了生命，社會就會因此付出代價。人才斷代，精神貧乏，浮躁的社會風氣，都與整整一代人被浪費的生命有關。

當然，知青也有自己的驕傲。一次去延安農村，發現老鄉特別懷念北京知青。北京知青去延安插隊時，給農村帶去了文化和文明習慣，為農民做了很多事兒。直到現在，北京知青還經常回延安，幫助村裡發展經濟。不少兵團知青，也常回到當年下鄉的地方，為農場發展貢獻才智。正視苦難，開拓未來，是很多老知青的人生態度。

有知青朋友說：有補償固然好，可是自強自立，爭分奪秒追回損失的時間，才更重要！



■老知青們觀看昔日下鄉插隊時的視頻。 新華社

吳汝寧老師也中招

吳老自幼已鑽研古籍，讀萬卷書不忘行萬里路，還無數次親往內地各大城市考察與祖國歷史、文化有關之名勝古蹟，並實地拍攝大量照片，為其紀遊作品配圖發表於香港報章，其後還結集成《東北》、《山東》、《浙江》、《湖南》、《廣東》等壯遊叢書，誠為香港同胞認識祖國大地山川的心血之作。

受過吳老師教益的學生，就說老人家為了教好文學，苦心編整過大量教材，最大的工程，就是把歷年搜集得來相關的圖片，經過不少年月精心整理，除親自製成教學幻燈片之外，還為九十間中學和社團義務複製了近七萬張。七萬，可不是少數目，套一句曹雪芹在《紅樓夢》的詩句，可真是「一片雪雪皆是血」。不為名，不為利，誰有這樣的耐心和魄力？吳老師為宣揚祖國文化，可謂不遺餘力，多年前並曾將自己珍藏之絕版好書二百幾箱分贈內地幾十間圖書館。

歷年義務帶領學生、教師深入內地各地遊覽歷史、文化、江山勝蹟凡七十次，共四百天，也許因為經常往返內地工作，才不慎被別有用心之騙徒竊得資料行騙，這樣欺負一個為文化熱心獻身老人的終生積蓄，聞之怎不令人齒冷。

朋友圈子裡，不乏潮人或專業人士，其中有位祖母級朋友，某天戴上「有部分手機功能的電子手錶」出席聚會，大家好像發現了會來大陸，一下子都哄起來了。平日只會為家庭瑣事奔波的祖母，竟然走在潮流之先，其前衛意識，教人刮目相看，因為她把我們都比下去了。

方寸不亂

方 芳

朋友圈子裡，不乏潮人或專業人士，其中有位祖母級朋友，某天戴上「有部分手機功能的電子手錶」出席聚會，大家好像發現了會來大陸，一下子都哄起來了。平日只會為家庭瑣事奔波的祖母，竟然走在潮流之先，其前衛意識，教人刮目相看，因為她把我們都比下去了。

「震機」

這款「有部分手機功能的電子手錶」，為年輕人設計，可以查看訊息、測心跳、錄音、地圖等等功能。然而，這些功能，祖母又怎能用得上？

正當大家對祖母膜拜之際，她竟然說不懂得應用該手錶，因為家人埋怨她不接聽電話，於是丈夫給她買了這款「有部分手機功能的電子手錶」，目的是電話打入時給予「震動提示」，好讓她及時找出手袋中的電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電話行騙案件無日無之，騙徒大多以經常來往內地與香港之常客為行騙對象，不止無知市民容易上當，就是一般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，也有不少人墮入圈套。

聽說文化人吳汝寧給歹徒騙去畢生積蓄，尤其令人為他難過。當我們知道吳老師損失這幾十萬元，是他數十年來從事教育工作微薄待遇換取得來的血汗錢，便不由更加痛恨那些騙子的無良和冷血。

根據吳老自述，他是香港前輩詩人、學者、教授吳天任的長子，四十多年來子承父志，都以傳播中國文化為己任，任教中學語文之外，還分別在中文大學、香港大學、浸會大學、城市大學和演藝學院開講過語文、文學、哲學、旅遊等課程。

吳老自幼已鑽研古籍，讀萬卷書不忘行萬里路，還無數次親往內地各大城市考察與祖國歷史、文化有關之名勝古蹟，並實地拍攝大量照片，為其紀遊作品配圖發表於香港報章，其後還結集成《東北》、《山東》、《浙江》、《湖南》、《廣東》等壯遊叢書，誠為香港同胞認識祖國大地山川的心血之作。

受過吳老師教益的學生，就說老人家為了教好文學，苦心編整過大量教材，最大的工程，就是把歷年搜集得來相關的圖片，經過不少年月精心整理，除親自製成教學幻燈片之外，還為九十間中學和社團義務複製了近七萬張。七萬，可不是少數目，套一句曹雪芹在《紅樓夢》的詩句，可真是「一片雪雪皆是血」。不為名，不為利，誰有這樣的耐心和魄力？吳老師為宣揚祖國文化，可謂不遺餘力，多年前並曾將自己珍藏之絕版好書二百幾箱分贈內地幾十間圖書館。

歷年義務帶領學生、教師深入內地各地遊覽歷史、文化、江山勝蹟凡七十次，共四百天，也許因為經常往返內地工作，才不慎被別有用心之騙徒竊得資料行騙，這樣欺負一個為文化熱心獻身老人的終生積蓄，聞之怎不令人齒冷。

朋友圈子裡，不乏潮人或專業人士，其中有位祖母級朋友，某天戴上「有部分手機功能的電子手錶」出席聚會，大家好像發現了會來大陸，一下子都哄起來了。平日只會為家庭瑣事奔波的祖母，竟然走在潮流之先，其前衛意識，教人刮目相看，因為她把我們都比下去了。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新聞說，有退休政府規劃師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建議，取消中環至金鐘路段之間電車，以騰出更多路面，改善交通擠塞問題。從經濟發展觀來看，當然可以理解，但民間反對聲卻很強烈，這種抗議與其說是政治行動，不如說是人類情感的自發流露。

電車情懷

雖然有部分電車路段跟地鐵或其他交通工具重疊，但如果道路「重疊」對政府或電車公司或市民不構成重大負擔，是要慎重行事的。新世紀的城市規劃和公共管治除了發展外，民情考慮也是重要內容。

百年電車悠悠悠，叮叮響，似乎跟磁浮列車悄悄飛馳的時代格格不入，但對香港人來說，卻是幾代人的集體記憶，也是家園的標誌，它像一位歷史老人，陪伴着一代代人的成長，也凝聚着一代代人的情感。

記得我初步步入社會時，家住上環，公司在灣仔，電車就成為我上下班交通工具。當時在雜誌社工作，每月底那一周，還常常要到柴灣的印刷廠看分色稿和藍紙，雖有地鐵直達，老闆娘叫我乘的士，但我還是常常選擇電車再轉車到柴灣。

一方面是圖方便，因為車站離家和公司都很近，車票也實惠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很享受那種平穩的感覺，尤其是下班高潮過後的時段，人流稀少，坐在上層的位置，清涼的晚風拂面吹來，別有一種瀟灑心靈的輕鬆感；再望向窗外，街上匆匆行走的人影、華燈閃爍的廣告牌和裝潢精緻的小商舖等，構成一道道獨特的流動風景，都可以在緩緩前行的電車上慢慢欣賞。

我現在家住新界，但每次到港島，只要時間許可，我仍然會乘坐電車。古老的它看來沒地鐵般快速和舒服，卻像一位就近的鄰居，親切可及；也不用像巴士或士小巴般，要東拐西彎，其數十年不變的清晰路軌倒就像是一位熟悉長情的老朋友，令人心安。

有人提出將電車活化或將部分路段重組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，既可騰出空間另作發展，又可滿足市民的懷舊情結，那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。既然政府過去把多棟獨立舊建築列為古蹟並加以活化，電車這種老港人情感的古典車更具保留價值了。作為最古老的交通工具，電車滿載着歷史的重負，也是港島的經典標誌，這種獨特也是其商業價值的體現。